

王彦



坡上挖回来的。那时,他还是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阳阳刚出生时,就被医生 诊断为不明原因的脑发育不 良,他的学习能力比别的小 孩慢半拍,所以学习成绩不 佳。但阳阳喜欢大自然,一 棵树,一朵花,一只鸟,都能 让他认真地观察几个小时。 因为疾病的原因,小朋友们 不喜欢和他玩儿,他就独自 跑到山坡上,用细草钓出虫 洞里的小虫喂蚂蚁,也能快 快乐乐地玩上一整天。那棵 小树幼苗就是阳阳春天去山坡 上玩儿时挖回来的。

妈妈问他:"你知道这是 什么树吗?你想把树苗栽在

阳阳说:"这应该是一棵苹 果树,它长在山坡上太孤独了, 我想把它栽进咱家的果园里, 和其他苹果树、李子树、樱桃树 栽在一起,它就有伴儿了!"

阳阳说到"孤独"时,妈妈 的心猛地疼痛了一下,随即点 头同意了。

在妈妈的帮助下,阳阳挖 坑、浇水、培土,小树苗就在果 园里安家落户了。因为是自己 栽的树,阳阳对这棵不明品种 的树苗格外偏爱,时不时地松 土、施肥、捉虫,从未落下,小树 苗也不负所望,很快就舒筋展 叶成长起来。

这棵树开出花朵是在三年 后的春天,那时,阳阳已经是初 中三年级的学生了。那天清 晨,仿佛一夜之间,树上的花苞 都绽开了,阳阳高兴地叫起来: "开花了!我的小树开花了!"

那棵小树幼苗是阳阳从山 妈妈也匆匆来到果园欣赏。那 白、戴眼镜的老人,老人自我介 中流淌着蜜香,蜂飞蝶舞,盈盈 春意闹在枝头,喜在心头。

可妈妈还是发现了不对: "这花恐怕不是苹果花,花柄太 长了,倒像是山丁子花。

阳阳问:"苹果和山丁子有 啥不一样吗?"

一棵苹果树结的果子能卖几百 块呢,山丁子果没人要,所以 山丁子树就经常被砍掉当柴 烧了。"看到阳阳担心失落的 样子,妈妈又说:"这花多漂亮 啊,不管是苹果树,还是山丁子 树,咱都留着!"阳阳一听,转悲

果然被妈妈猜中了。花落 了,结了满树的山丁子果。转 眼就是秋天了,小红果像红灯 一样挂满了枝头,分外好看。

那一年,阳阳参加中考,没 考上重点高中,去了一所普通

又过了三年,正是阳阳参 加高考那年。山丁子树已长成 一棵枝叶参差的大树了,比园 子里其他的树都高大,占据 了很大一块空间。那一年, 么好的红艳艳的山丁子果怎么 会没有用呢?

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就在这一 缀在绿叶间,像绿色天幕上闪 年秋天,村里来了一位头发花 烁着璀璨的红色星星。

一树的花儿真是美啊! 层层叠 绍说是省农科院的专家,他一 叠的雪花一样温润洁白的花朵 直在寻找一种特殊品种的山丁 蔓延成一个花的世界,阳光仿 子树,这种树根系发达,生长迅 佛天空射下的无数金箭,空气 速,极为耐寒,是难得的嫁接优 质苹果树的树基,没想到找了 多年,终于在阳阳家的果园里 找到了。专家原意出高价买下 树上结的所有山丁子果,用于 种植嫁接苹果的山丁子树幼 苗。那些山丁子果卖了几千 块,差不多是十棵苹果树的收 妈妈说:"当然不一样了, 获了,妈妈对这棵山丁子树刮 目相看。

> 阳阳也找到了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那年春节,表哥忽然 来家里做客。表哥是专业的版 画家,说做客是托词,他是躲到 乡下来搞创作的。阳阳默不 作声地看了十来天,在一天 夜里,他自己偷偷地刻了一 幅版画,表哥看了大吃一惊, 那花,那树,那叶都栩栩如 生,他没想到阳阳会有这么 高的版画创作天赋。以后的 三个月里,表哥一边创作,一 边教阳阳学习版画。表哥离 开村子时,阳阳的版画已经雕 刻得有板有眼了。

在表哥的帮助和推荐下, 阳阳的作品开始登上了各类报 刊杂志。紧接着,就有记者慕 名来访,也有人特意开车来家 阳阳高考落榜。落榜后的阳 里用不菲的价格买下了他的版 阳喜欢来果园里闲坐,对着 画作品。两年后,阳阳被省画 高大的山丁子树发呆。阳阳 院高薪聘请为教版画创作的讲 不相信,这么好的一棵树,这 师。同年,他的一幅版画作品 荣获国际大奖。

那是一幅枝叶繁茂的山丁 谁也没想到,有一天阳阳 子树,树上红红的山丁子果点

这已经是阿贵蹲守河堤 的第三个通宵了。

接到县防汛办的暴雨红 酒杯。雨连着下了五六天, 不大不小,像块狗皮膏药,黏 黏糊糊的,让人很不舒服。 每天晚饭后,阿贵都要去青 水河堤上走走看看。发源于 汇集了沿途沟沟壑壑的溪 年,县里对堰坝村清水河沿 岸进行了维修加固。看着堤 岸被整修一新,阿贵便想着 堤外自己家的五亩沙滩地该 种点儿啥。琢磨来琢磨去, 阿贵迟迟下不了决心。后 来,还是听了在农大读书的 儿子的建议,盖塑料大棚种 草莓。阿贵争取到了产业发 展扶持贷款项目的支持,贷 款盖起了大棚,儿子也寄来 了新品种草莓种子。眼下, 首季草莓藤蔓翠绿,生机满 棚,一些藤蔓上已开出微白 的花朵。他把开花的照片发 阿贵心想,今晚喝上一杯, 果这批草莓能提前一个月上 市,每斤至少可以卖到20 多遍的提示音,阿贵一看,看到村支部书记郑成正带着出一串熟悉的号码。 元。""乖乖,就算每亩只产 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 4000 斤,这五亩地的收入就 酒杯,胡乱往嘴里塞了几口 不是一笔小数目。"看着棚里 长势喜人的草莓,阿贵仿佛 已经看到了花花绿绿的钞票

雪片般飞来。

头扎进棚里,连午饭都是老 桥墩刚刚露出河床一米多。 婆送进棚里的。扯草、捉 虫、施肥、打药,年过半百的 来的这场暴雨极有可能是百 色预警短信时,阿贵刚端起 阿贵守着大棚,也守着他的 年一遇的。阿贵明白,如果 一个梦

了,阿贵老婆特意做了他最 这样的暴雨。这百年一遇的 喜欢吃的几样菜,青椒炒腊 暴雨下起来是啥样子,望着 肉、凉拌茄子、油炸花生米, 天空不断积聚的乌云,阿贵 土子山的清水河,一路走来, 给他倒了一杯自己泡的枸杞 开始琢磨。可想来想去,阿 酒。腥红的液体在透明的玻 贵也没弄明白,如果真的下 水,到阿贵所在的堰坝村时, 璃杯中发出琥珀般迷人的 开了,这清水河里的水,究竟 往下想了,只觉得双腿好像 河水湍急,波涛汹涌。前几 光。几天没有睡过囫囵觉, 会涨到啥程度呢。

县防汛办的通告说,即将到 真是百年一遇,就算爹娘还 这天下午,看着雨变小 在世,那他们也不可能遭遇



机微信群里急促地响了很 近。顺着手电筒的光,阿贵

就出了门。 "钱在黄柏树,不苦不得 知道,距离他家沙滩地三公

几个人向自己这边走来。

米饭,披起簑衣,拿起手电筒 凶猛,你可要特别注意了 哦。"郑成和阿贵打过招呼,不知去向。"那不是阿贵 走在河堤上,一阵莫名的 脚未停,人未站,闪身就向 吗?"顺着说话者手指的方 紧张忽然向阿贵袭来。阿贵 下游赶去。阿贵清楚,住在 向,人们看到,阿贵站在沙 山脚的几户人家,三天前就 滩地边,双手捧着一株草莓 来。"阿贵记得爹娘经常挂在 里外的下游,正在修建一条 搬到了村小。村干部这会 秧苗 嘴上的这句话。自从盖上了 穿河而过的高速公路。河床 儿要去的地点,一定是高速 大棚,阿贵吃过早饭,就一 上打起了围堰,水泥浇铸的 公路建设现场。那里地势低 着青翠的绿。

洼,河水一旦暴涨,后果不堪

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背 影,阿贵的心突然颤抖了一 下,一个念头猛地窜进他的 脑海。在清水河边生活了半 辈子,阿贵熟悉堰坝村的地 形地貌,他家沙滩地南侧有 条夹在两山之间的深沟,直 通山外尖沙嘴,与清水河 连接。如果……阿贵不敢 灌了铅。

阿贵走进大棚,手电筒明 亮的光束在大棚里轻轻扫 过。"这是雪宝,那是建德红, 后面的是紫金香雪,紧挨着 的是金刚2号……"自言自语 中,一颗颗硕大的草莓争先 恐后地来到阿贵眼前:雪宝 周身雪白,建德红鲜红艳丽, 紫金香雪乳白稚嫩……

"哗啦啦",大棚上响起了 密集的雨声。紧接着,便如 瓢泼一般。霎时间,豆大的 泪珠从阿贵脸上滑落。"对不 起了孩子们,请你们一定要 "噔噔噔",阿贵感觉到河 原谅我……"大棚里,阿贵面 给儿子,儿子高兴地说:"如 可以好好睡一觉。听到手 堤上急匆匆的脚步由远而 向青翠欲滴的藤蔓深深地鞠 了一躬。然后掏出手机,拨

第二天,雨停了。人们 "阿贵叔,今晚的雨来势 发现,阿贵家的沙滩地空余 一滩泥沙,地上的大棚早已

那秧苗糊满泥土,仍然透

旅途与归路 □张红丽

穿着红纱裙,站在一望无际 黄灿灿的油菜花中拍照,是我一 直以来的浪漫心愿。周末,在 山路上一两点车灯的光亮。在 爱人与孩子的陪伴下,我们一 起踏上了去扁都口与卓尔山的 得有些胆小。在漆黑夜色中行 快乐旅途。油菜花盛开的日子 只有那么十几天,很遗憾,我没 有看到梦想中的景象,但也不虚

越野车奔驰在蜿蜒曲折的盘 山路上,让人胆战心惊。险路临 深渊,深溪依峡谷,大自然的险 峻峭拔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山 坡上不时出现成群的牛羊,大地 就像绿色的地毯,黑的或白的牛 羊就是地毯上永不褪色的花 纹。清澈的溪水唱着潺潺的歌 曲流向更远的远方。白云贴着 山顶飘荡,像成群的羊儿在山顶 奔跑,似乎触手可及,恍若仙 境。有时山峦似任性的孩子,把 飘带一样的云扎在头上、扯在腰 间,似乎要舞出一段热闹的安塞 腰鼓。刚才还是朗日晴天,只见 一片浓云飘过山顶,几声闷雷之 后,下起了雨。雨滴敲打在车玻 璃上,让人不敢相信短短几分钟 之前还是天高云淡、风和日丽, 一阵凉风灌进领口,我一激灵, 昏沉的睡意跑得无影无踪,现在 我终于明白餐馆里的小姑娘为 什么在盛夏还穿着毛衣。

一盘热气腾腾的炒拨拉端上 桌,还未等店主放稳,我们的筷 子已迫不及待了! 人在饥肠辘 辘时觉得什么都是香的,更何况 还是这样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特 色小吃呢! 盘中鲜红翠绿的辣 椒十分惹眼,羊肚、羊心、羊肝、 羊肠等在洋葱、大蒜及其他佐料 的爆炒下,透出阵阵香气,氤氲 的香气更是撩拨着你,让人无 暇他顾,只想一饱口福…… 2015年夏天,在山丹的夜市上, 我也曾吃过这样的炒拨拉,那 味道已随时间的流逝而邈远, 回来,淹没在城市的洪流中,深 只记得在黑沉的夜空下灯火 陷繁忙的生活里…… 通明,喧闹的夜市中,灼热的 火苗从两人环抱的平底锅下 飞窜而出,当油香飘散,食材 依次落入锅底的瞬间,火苗蹿 出五六米高,在黑夜的映衬下, 慰藉我路途上的惊慌与生活中 似有火把节的热闹气氛,几口香 辣的炒拨拉下肚,肺腑都透着热 烈与欢欣,再来一杯冰镇酸奶,那 痛快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最特别的风景还是在路 上。寂静深山,夜色纯粹,只有盘 城市的喧闹中生活久了,人也变 驶,盘山路险而又险,更是让人 胆战心惊,恐惧如影随形。站在 最热闹的街头,成为孤岛,是我 们在城市中的落寞;行走在沉寂 深山,成为自己,是我们在自然 中的沉淀。深山中高耸入云的 古木,隐天蔽日,阴翳非常,让 人仿佛瞬间回到了远古。盛夏 时节,在这里,没有灼热的阳 光,问候你的是不期而遇的雨 水,迎着车灯,细雨浸润这一片 天地,安静的夜雨弥散在心间, 感受这番自然与恬静。

山坳里有一顶简陋的绿帐 篷,门口昏黄的灯光给了夜行的 我一点勇气与安慰。夜色浓稠, 夜雨淋漓,盘山路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急流,我们的小车孤独而 胆怯地爬行在陌生的黑夜中 突起的山壁像一只巨兽,随时 会张牙舞爪地伸手将小盒一样 的小车拎起来扔进深渊,峭壁 上的树木像一个个捉弄人的山 精,默不作声地看着仓皇逃窜 的我们,经过幽暗深邃的山谷, 我们终于看到了高速公路,那路 上疾驰的点点亮光,吸引着我们 前进,于是众人心定、神定,慢慢 驶向张掖。

原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 每当车子驶过波涛滚滚的讨 赖河上的观礼大桥,朝着祁连雪 山前进时,我都有一种逃离城市 的快感,从心底生出愉悦。连霍 高速延伸向未知的远方,而我短 暂地逃离,只能在麦田与林间寻 求放逐,桥的一端有一条隐形的 锁链紧紧牵绊着我,无论我逃到 哪里,曾怎样开心与畅意,都会 在某个时刻束手就擒,灰溜溜地

曾经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 方此刻却成了最想回去的安慰, 我真正拥有的只是嘉峪关某个 屋子的一盏灯光,而这灯光足以 的迷惘。但愿我们都能像鱼一 样,既有深潜的定力,也有跃出 水面一览山河的魄力,更有执着 梦想的初心。

里很多桃树的叶子都落了,整个 桃园已经有了枯黄的色调,显 出几分萧瑟。最晚成熟的桃 自然落地,或者被一场狂风暴雨 子,大概在二十多天以前就全 摇落在地。每次风雨之后,桃园 部落树了。

叶,我跟在他的身后帮忙。他告次逃过了落地的命运,幸运地 诉我,桃园要歇了。他的语气仿 保留到了这个时节,成为桃园 佛是在说劳作了一个周期的人, 终于到了休息的时节。盛夏和 初秋是桃园的鼎盛时期,如今桃 园将要谢幕。风吹叶落,簌簌有 而它就像一位长寿的老人,在沧 声。我发现,我面前的一棵桃树 桑岁月中,躲过了厄运,熬过了

上还有不少绿叶。 相比其他桃树,这棵 树大概对季节的转 换比较迟钝,又或者 是它依旧保持着足够 的体力,有能量与季 节抗衡,相当于人类 中那些体魄非常强健 的人。我仰头望着这 棵桃树,欣赏它在季 节深处的非凡风 姿。忽然,我发现高 高的枝头上有一只 桃子。它红艳艳的, 在绿叶丛中闪躲。

我怕自己看错 了,大声喊父亲。父 亲见了,也一脸惊 喜。他仰望着桃子, 笑呵呵地说:"这会 儿能吃上桃子,还真

般大放异彩,仿佛桃园里都多了 过季节来吃,味道绝美。 神秘的气息。这只桃子一定是 被施了神奇的魔法,才能在萧索 季节里卓然而立在枝头。

最后一只鲜桃,像是沧海遗 珠,格外让人珍惜。它硕大、鲜 亮,甚至比桃园果实累累时期的 任何一只桃子都要大。它怎么 人几乎每天都要摘桃子,大家七 的"鲜桃"。

已是深秋,落叶纷飞。桃园 手八脚把大个儿的桃子摘下来 拿去卖。除了我们摘的,还有一 些桃子是自己落地的。长熟了 里都会落很多桃子,在地面上 父亲在桃园里收拾着残枝枯 铺 一层 。而 这 只 桃 子 却 一 次 里唯一的幸存者。它的同伴,早 早就结束了在树上生长的命运, 结束了一只桃子的生命旅程。

> 风雨,承受住了各种 各样的考验,最终笑 傲桃园。

> > 这最后一只鲜

桃,已经不再像风华 正茂时那样硬实。 它微微发软,是熟透 的样子。我有点舍 不得吃,放到鼻尖闻 了闻,味道清甜。父 亲说:"吃吧,这样的 桃子最好吃了!"我 轻轻剥开桃子的外 皮,让父亲先尝尝, 他咬了一口说:"真 甜啊,这简直是我吃 过最甜的桃子。"我 咬了一口,甜如蜜的 果肉立刻滑入口 中。这口感,无可

比拟。我和父亲你 是有口福啊!"在父亲的示意下,一口,我一口,把最后一只鲜桃 我攀上桃树,小心翼翼地摘下这 吃掉了。我舔舔手指缝里的桃 最后一只鲜桃。它在我的手心 汁,无限幸福。父亲告诉我,桃 里,仿佛天上王母娘娘的蟠桃一 园里每年都有这样的桃子。错

我想,人也是一样的。有的 人二十岁娶妻生子,有的人三十 岁追寻自我;有的人为了房车拼 搏一生,有的人骑着单车走南闯 北。早落未必领先,晚收未必落 后,一地有一地的风景,一时有 一时的收获,不必焦虑,只管大 会留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像个 胆地走自己的路,也许不经意间 谜一样困惑着我。想当初,一家 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时光酝酿

秋风凉 扁豆香 □陈子涵

立春过后,院墙角随处点上几 卷曲的,如蝴蝶展翅欲飞。白 花开花落,花褪去,一枚枚"小 存。摘掉老筋,洗净后入锅里 颗扁豆,不用施肥浇水,既可以 如雪,紫如霞,一簇簇在款款秋 弯月"从花蕊中探出脑袋,有的 煮透,摊放晾晒,干后储存,留 美化庭院,又能够采食以佐餐 饭,可谓一举两得。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和雨水 的滋养,扁豆顶着两片硕大的 枝叶与花朵之间。扁豆花按照 饱满,扁豆荚变得浑圆。来到 豆瓣,撑破地面拱出来了,昂着 头寻觅着附着物,不经意间,扁 豆抽叶吐须,一天一个样,分蘖 出多个支藤,呈井喷式向四周 到霜降,花期不断,结着大小不 扁豆了。炒扁豆是母亲的拿手 蔓延,仅仅几株扁豆藤就爬满 景致,"枝枝盘作盖,叶叶暗遮 扁豆花却开得如火如荼,扁豆 先大火爆炒,后慢火收汁。炒 旁"。在这一片生机盎然中,整 也越结越多。顶着惬意的秋 扁豆必须炒熟炒烂,才会香糯 整一个夏天,扁豆牵藤绕蔓,攀 风,缀着晶莹的晨露,明媚如秋 软,入口带有一丝甜味和一丝 墙爬架,或扶摇直上,或恣意前 的诗行,婉约如秋的韵律,成了 行,竭尽所能地扩张地盘,只长 秋天独特的景致。 叶不开花。

秋风为号,扁豆藤在蟋蟀 的鸣叫声中突然苏醒了,一簇 梁人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写 秋季佳蔬美食的行列,古人说 簇娇美的扁豆花在秋风里绽 为"藊豆"。郑板桥在"一庭春 放。乡间所见,多为紫、白两 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 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扁豆 色,扁豆藤蔓缠缠绕绕,绿叶层 对联中,把农家风情表现得淋 炖肉,荤素绝配,浓淡相宜,油 多少人间烟火,温暖了多少平 层叠叠,在秋阳沐浴下,扁豆花 漓尽致。扁豆花,串串宝塔似 而不腻,简直是人间佳肴。

风中摇曳生姿,楚楚动人。又 深弯如钩,有的微曲如眉,真是 嫩又鲜的月牙般的小豆荚,或 千姿百态,曼妙悦目。随着嫩 青或紫,一嘟噜一嘟噜隐身于 小的豆荚由小变大,由瘪皮变 季节的节奏绽放,用不张扬的 扁豆藤下采摘,只拽几下,菜篮 态度,无声地演绎着生命最质 朴的真理。从入秋第一朵花开

乡下人家,大多有庭院。 星星似的藏在绿丛中,娇俏的, 的花穗,簇簇鲜灵,淡雅洁净。 便装满了。撕去扁豆荚上一圈 蒂丝,洗净控干,就可以着手烧 苦涩,但口感好极了。扁豆最 院里落脚,也在古诗词里洒满 是亲和,可与各种食材搭配做 "其荚蒸食甚美""嫩时可充蔬

扁豆渐老,可以晒干储 作天寒时炖肉。将上好的五花 肉切成大块,扁豆皮吸收了五 花肉的油香,五花肉浸入了扁 豆皮的清爽,相得益彰,吃起来 唇齿生香,回味无穷。难怪清 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 写道:"现采扁豆,用肉、汤炒 之,去肉存豆。单炒者油重为 一的扁豆。黄瓜、丝瓜等藤叶 菜,刀工无人能及。把扁豆切 佳。以肥软为贵。"随着柴烟升 了一堵墙,都是院子里的美好 憔悴时,众多蔬菜藤已经枯萎, 成细丝,佐以姜丝和少量酱油, 起,扁豆的香气阵阵袭来。人 间烟火的味道,就在这院中的 扁豆炖肉中浓郁起来。 扁豆属于民间,在农家小

> 了乡情。满架秋风扁豆花,一 扁豆,自古就是一种简单 成美味佳肴,无论是炒、烧、焖、 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文人风 朴实的好蔬菜。始见于南北朝 煮都柔滑爽口。扁豆可以归入 雅,不仅装点了庭院的风景, 更在我的肠胃里种下了思乡 的味道。扁豆花开,秋日向 暖,平凡的蔬菜,不知丰润了 凡的心。